

782.88
2840
(3)
:7

三 通 小 叢 書
愛 眉 小 扎

徐 志 摩 遺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14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門市部	代理店
-----	-----	-----	-----	-----

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初版

愛眉小扎★

定價每冊壹圓三角

外埠運費照加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大通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霍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東京興安大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二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學，宗教
教育，美術，歷史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發刊旨趣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紹介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發行之。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把文化送到大衆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俾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八月九日起日記

「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了。我只要你；有你就忘却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我最樂。坐着談也好，走道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但那有今天那樣的甜法；愛是甘草，這苦的世
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瓏，你真活潑，你真像一條小龍。

我愛你樸素，不愛你奢華。你穿上一件藍布袍，你的眉目間就有一種特異的光彩，我看了心裏就覺著不可名狀的歡喜。樸素是真的高貴，你穿戴齊整的時候當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尋常的，人人都認得的，素服時的眉，有我獨到的領略。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這話確有道理。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

我的胸膛並不大，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憂愁。我即使小有才。決計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強來的；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我唯一的靠傍是愛那間的靈通。我不能沒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給我心的平安。在你完全的甜甜的高貴的愛裏，我享受無上的心與靈的平安。

凡事開不得頭，開了頭便有重複，甚至成習慣的傾向。在戀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縫兒，小縫兒會變大窟窿，那就糟了。我見過兩相愛的人因為小事情誤會鬥口，結果只有損失，沒有利益。我們家鄉俗諺有：「一天相罵十八頭，夜夜睡在一橫頭」，意思說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我可不信，我信合理的生活，動機是愛，知識是南鍼；愛的生活也不能純粹靠感情，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愛是幫助了解的力，了解是愛的成熟，最高的了解是靈魂的化合，那是愛的圓滿功德。

沒有一個靈性不是深奧的，要懂得真認識一個靈性，是一輩子的工作。這工夫愈下愈有味，像逛山似的，唯恐進得不深。

愛 活一天不改變，我一天不得放心。但北京就是阻礙你新生命的一個大原因，因此我不免發
 眉 愁。

小 我從前的束縛是完全靠理性解開的；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萬事只要自己
 扎 決心；決心與成功間的是最短的距離。

往往一個人最不願意聽的話，是他最應得聽的話。

八月十日

我六時就醒了，一醒就想你來談話，現在九時半了，難道你還不會起身，我等急了。

我有一個心，我有一個頭，我心動的時候，頭也是動的。我真應得謝天，我在這一輩子裏，本來自問已是陳死人，竟然還能嘗著生活的甜味，曾經享受過最完全，最奢侈的時辰，我從此是一個富人，再沒有抱怨的口實，我已經知足。這時候，天坍了下來，地陷了下去，霹靂種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不愁死，我滿心只是感謝。即使眉你有一天（恕我這不可能的設想）心換了樣，停止了愛我，那時我的心就像蓮蓬似的栽滿了窟窿，我所有的熱血都從這些窟窿裏流走——即使有那樣悲慘的一天，我想我還是不敢怨的，因為你我的心曾經一度靈通，那是不可滅的。上帝的意思到處是明顯的，他的發落永遠是平正的；我們永遠不能批評，不能抱怨。

八月十一日

這過的是什麼日子！我這心上壓得多重呀！眉，我的眉，怎麼好呢？我那間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間起伏，是憂，是慮，是瞻前，是顧後，這筆上那能寫出？眉，我怕，我真怕世

界與我們是不能並立的，不是我們把他們打毀成全我們的話，就是他們打毀我們，逼迫我們的死。眉，我悲極了，我胸口隱隱的生痛，我雙眼盈盈的熱淚，我就要你，我此時要你，我偏不能有你，喔，這難受——戀愛是痛苦，是的眉，再也沒有疑義。眉，我恨不得立刻與你死去，因為只有死可以給我們想望的清靜，相互的永遠佔有。眉，我來獻全盤的愛給你，一團火熱的真情，整個兒給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樣拿整個，完全的愛還我。

愛 眉

世上並不是沒有愛，但大多是不純粹的，有漏洞的，那就不值錢，平常，淺薄。我們

小 扎

是有志氣的，決不能放鬆一層層，我們得來一個直純的榜樣。眉，這戀愛是大事情，是難事情，是關生死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聖，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難得的，我們現有少數的朋友，就思想見解論，在中國是第一流。他們都是真愛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們要看我們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實現一般人夢想的境界。他們，我敢說，相信你我有這天賦，有這能力；他們的期望是最難得的，但同時你我負着的責任，那不是玩兒，對己，對友，對社會，對天，我們有奮鬥到底，做到十

全的責任！眉，你知道我這來心事重極了，晚上睡不著不說，睡著了就來怖夢，種種的顧慮整天像刀光似的在心頭亂刺，眉，你又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嵌着，連自由談天的機會都沒有，咳，這真是那裏說起！眉，我每晚睡在床上尋思時，我彷彿覺著髮根裏的血液一滴一滴的消耗，在憂鬱的思念中黑髮變成蒼白。一天二十四小時，心頭那有一刻的平安——除了與你單獨相對的俄頃，那是太難得了。眉，我們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啊眉！比如昨天早上你不來電話，從九時半到十一時我簡直像是活抱著炮烙似的受罪，心那麼的跳，那樣的痛，也不知爲什麼，說你也不信，我躺在榻上直咬著牙，直翻身喘著哪！後來再也忍不住了，自己拿起了電話，心頭那陣的狂跳，差一點把我暈了，誰知你一直睡著沒有醒，我這自討苦喫多可笑，但同時你得知道，眉，在戀中人的心理是最複雜的心理，說是最不合理可以，說是最合理也可以。眉，你肯不肯親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著，算是我給你最後的禮物？

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那怖夢真可怕，彷彿有人用妖法來離開我們，把我

迷在一輛車上，整天整夜的飛行了三晝夜，旁邊坐着一個瘦長嚴肅的婦人，像是命運自身，我昏昏的身體動不得，口開不得，聽憑那妖車帶着我跑，等得我醒來下車的時候有人來對我說你已另訂約了。我說不信，你帶約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閃動。我一見就往石板上一頭衝去，一聲悲叫，就死在地下——正當你電話鈴響把我振醒，我那時雖則醒了，把那一陣的悽惶與悲酸，像是靈魂出了竅似的，可憐呀，眉！我過來正想與你好好的談半句鐘天，偏偏你又得出門就診去，以後一天就完了，四點以後過的是何等不自然而偏促的時刻！我與「先生」談，也是悽涼萬狀，我們的影子在荷池圓葉上晃着，我心裏只是悲慘。眉呀，你快來伴我死去吧！

八月十二日

這在戀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鐘變樣，絕對的不可測度。昨天那樣的受罪，今兒又這般的上天，多大的分別！像這樣的豔福，世上能有幾個人享着；像這樣奢侈的光陰，這宇宙

間能有幾多？却不道我年前口占的「海外纏綿香夢境，銷魂今日竟燕京」，應在我的甜心眉的身上！B明白了，我真又歡喜又感激！他這來才够交情，我從此完全信託他了。眉，你的福分可也真不小，當代賢哲你瞧都在你的妝台前聽候差遣。眉，你該睡着了吧，這時候，我們又該夢會了！說也真怪，這來精神異常的抖擻，真想做事了，眉，你內助我，我要向外打仗去！

八月十四日

昨晚不知那兒來的興致，十一點鐘跑到W家裏，本想與奚談天，他買了新鮮合桃，葡萄，莎果，蓮蓬請我，誰知講不到幾句話，太太回來了。那就是完事。接著W和M也來了，一同在天井裏坐着閒談，大家嚷餓，就吃蛋炒飯，我吃了兩碗，飯後就嚷打牌，我說那我就得住夜，住夜就得與他們夫婦同床，M連罵「要死快哩，瘋頭瘋腦。」但結果打完了八圈牌，我的要求居然做到，三個人一頭睡下，熄了燈，M躲緊在W的胸前，格支支的

個不住，我假裝睡着，其實他說話等等我全聽分明，到天亮都不曾落聰。

眉，娘真是何苦來。她是聰明，就該聰明到底；她既然看出我們倆都是癡情人容易鍾情，她就該得想法大處落墨，比如說禁止你與我往來，不許你我見面，也是一個辦法；否則就該承認我們的情分，給我們一條活路才是道理。像這樣小鵝鵝的溜著眼珠當着人前提防，多說一句話該，多看一眼該，多動一手該，這可不是真該，實際毫無干係，只叫人不舒服，強迫人裝假，真是何苦來。眉，我總說有真愛就有勇氣，你愛我一片血誠，我身體磨成了粉都不能懷疑，但同時你娘那裏既不肯冒險，他那裏又不肯下決斷，生活上也沒有改向，單叫我含糊的等着，你說我心上那能有平安，這神魂不定又那能做事？因此我不由不私下盼望你能進一步愛我，早晚想一個堅決的辦法出來，使我早一天定心，早一天能堂堂的做人，早一天實現我一輩子理想中的新生活。眉，你愛我究竟是怎樣的愛法？

我不在時你想我，有時很熱烈的想我，那我信！我不在時你依舊有你的生活，並不是怎樣的過不去；我在你當然更高興，但我所最要知道的是，眉呀，我是否你「完全的」

要」，我是否能給你一些世上再沒有第二人能給你的東西，是否在我的愛你的愛裏你得到了你一生最圓滿，最無遺憾的滿足？這問題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戀愛之所以為戀愛就在他那絕對不可改變不可替代的一點；羅米烏愛玖麗德，願為她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女子能動他的心；玖麗德愛羅米烏，願為他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男子能占她一點子的情，他們那戀愛之所以不朽，又高尚，又美，就在這裏。他們倆死的時候彼此都是無遺憾的，因為死成全他們戀愛到最完全最圓滿的程度，所以這，*“Die upon a kiss”*是真鍾情人理想的結局，再不要別的。反面說，假如戀愛是可以替代的，像是一枝牙刷爛了可以另買，衣服破了可以另製，他那價值也就可想。「定情」——*the spiritual engagement, the great mutual giving up*——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兩個靈魂在上帝的眼前自願的結合，人間再沒有更美的時刻——戀愛神聖就在這絕對性，這完全性，這不變性；所以詩人說：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

When love is done.

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

眉，我感謝上蒼，因為你已經接受了我；這來我的靈性有了永久的寄托，我的生命有了最光榮的起點，我這一輩子再不能期望關於我自身更大的事情發現，我一天有你的愛，我的命就有根，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因此我不能不切實的認明這基礎究竟是多深，多堅實，有多少抵抗侵凌的實力——這生命裏多的是狂風暴雨！

所以我不怕你厭煩我要問你究竟愛到什麼程度？有了我的愛，你是否可以自慰已經得到了生命與生命的一切？反面說，要沒有我的愛，是否你的一生就沒有了光彩？我再來打譬喻：你愛吃蓮肉，愛吃鷄豆肉；你也愛我的愛；在這幾天我信蓮肉，鷄豆，愛都是你的需要；在這情形下愛只像是一個「加添的必要」• An additional necessity，不是絕對的必要，比如有氣，比如飲食，沒有一樣就沒有命的。有蓮時吃蓮，有鷄豆時吃鷄豆；有愛時「吃」愛，好；再過幾時時新就換樣，你又該吃蜜桃，吃大石榴了，那時假使我給你

的愛也跟着蓮與雞豆完了，但另有與石榴同時的愛現成可以「吃」——你若否能照樣過你的活，照樣生活裏有跳有笑的？再說明白的，眉呀，我祈望我的愛是你的空氣，你的飲食，有了就活，缺了就沒有命的一樣東西；不是雞豆或是蓮肉，有時吃固然痛快，過了時也沒有多大交關，石榴柿子青果跟著來替口味多著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你的愛現在已是我空氣與飲食，到了半天不可少的程度，因此我要知道在你的世界裏我的愛佔一個什麼地位？

May, I miss your passionately appealing gazings and soul—communicating glances which once so overwhelmed and ingratiated me. Suppose I die suddenly tomorrow morning. Suppose I change my heart and love somebody else, what then would you feel and what would you do? These are very cruel supposition, I know, but all the same I can't help making them, such being the lover's psychology.